

“额尔古涅—昆”之地理方位及相关问题考辨^{*}

李树辉

《史集》、《突厥世系》和《伊米德史》所载之“额尔古涅—昆”指山间盆地而非河流。该地位于吐鲁番盆地北部的天山山区。诸书所载有关遁入“额尔古涅—昆”两个人的传说属于操用突厥语的乌古斯部族,与《史记·大宛列传》及《汉书·张骞传》所载汉文帝四年(前 176)乌孙昆莫猎骄靡婴幼时为狼所哺养的神奇经历以及《周书》、《北史》、《隋书》、《通典》、《太平寰宇记》等汉文史籍所载突厥先祖之传说有着同源关系,而与操用蒙古语的蒙古人无关。蒙古人(蒙兀室韦、蒙瓦)的发源地位于今中俄边界额尔古纳河东南内蒙古自治区境内。辨明“额尔古涅—昆”的地理方位及相关的问题,有助于深化突厥史和蒙古史研究。

关键词 蒙古 突厥 天山 额尔古纳河 发源地

作者李树辉,1957 年生,新疆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新疆师范大学历史与民族学学院客座教授,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兼职教授,塔里木大学西域文化学术委员会委员、客座教授。地址:乌鲁木齐市北京南路 246 号 邮编 830011。

作为地名的“额尔古涅—昆”(或译作“额儿古涅—昆”、“额儿格涅坤”)见于《史集》以及《突厥世系》和《伊米德史》等文献,因诸书都将该地释为蒙古人的发源地而为史家所关注。关于该地名所处之地理方位,《多桑蒙古史》未曾言及,但称蒙古之先民“约当八世纪中叶时,其已出额儿格涅坤山之数部落,移居斡难怯绿连秃忽刺(Tougoula)或秃刺等河沿岸”,且注称“史家刺失德亲闻目睹额儿格涅坤山之蒙古人之言,谓此山不甚险峻”,^①即认为“额尔古涅—昆”与成吉思汗所出部落之发源地并不在一处,^②而“不甚险峻”之说亦与《史集》等所载不合。虽则如此,冯承均仍认为“就是现在的额儿古纳(Ärguna)河附近之一山崖”。^③《史集》汉译者也推测“大概是指额尔古纳河”,^④并在“汉译者序”中写道:“据《史集》记载,十三世纪初以前的

^{*} 本文为笔者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科研项目《新疆通史·辅助工程·突厥语文献研究》(编号: XJTSB046)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突厥语文献研究》(编号: 07TQB069)的阶段性成果。

① [瑞典]多桑著、冯承均译:《多桑蒙古史》,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32 页。

② 参见[瑞典]多桑著、冯承均译:《多桑蒙古史》,第 27—28 页。

③ 冯承均:《成吉思汗传》,商务印书馆 1934 年版,第 15 页。

④ [波斯]拉施特主编,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 1 卷,第 1 分册,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第 127 页。

所有蒙古各部落都起源于古代逃到额儿古涅昆(额尔古纳河畔山岭)的两男两女,由这两家人繁衍而成,这一记载是《秘史》和元代汉籍上所没有的,但它与新旧《唐书》上关于蒙古(蒙古室韦)部住在额尔古纳河(望建河)东南岸的记载相一致。^①由此我们确定了蒙古族的发源地是在我国黑龙江省额尔古纳河东南岸一带”。^②如果说,该书汉译者在注释文中还采用的是不甚确定的语气,而在“汉译者序”中已完全予以确定了。受这一观点影响,现今学术界也多持此说。如《元朝史》一书作者断定“它无疑是指今额尔古纳河之东的山地”;^③《元史译文证补校注》断定“位于我国北疆额尔古纳河流域”;^④《蒙古族通史》也称“额尔古涅—昆意指额尔古纳河以南的山林地带”。^⑤细审《史集》等文献的记载并考察与之相关的族群分布和活动历史,可断定此说有误。其原因,诚如《史集》汉译者在“俄译本编辑部说明”后的“译者按”中所言:“因为拉施特著作的原文中,充满了我们还不知道的与突厥、蒙古诸部的原始居地及其后来四散居住有关的地名,蒙古语和其他各种语言的人名和术语,故确定它们的正确读法和字音转写有很大的困难。”^⑥其实,难度并不仅限于对专名的“字音转写”方面,还在于对“有关的地名”所处之具体地理方位的确定方面。本文拟专就“额尔古涅—昆”所处地理方位及相关问题加以探讨。

二

在北亚、中亚历史上,当某一个部落(或部落联合体)凭借武力征服了周边诸部落、构成更大一级的社会组织即政权形式后,凡附属于该政权的所有部落(或部落联合体)对外都是沿用其核心部落即领导部落(或部落联合体)之名,而对内则仍以各部落或部落联合体名相区别。对此,波斯史家拉施特曾有非常具体的阐释。阿布尔·哈齐·把阿秃儿汗在《突厥世系》中也有同样的表述,称那些战败部落的人沦为奴隶后“不得不以所属主人部落的名称当作自己的名姓”。^⑦蒙元时期,突厥语诸部被统称为蒙古部落或突厥部落,或认为“蒙古人是突厥人的一种”,^⑧故而作为民间历史记忆的突厥语诸部历史也自然与蒙古历史杂糅在一起。成书于14世纪初的《史集》称:

[蒙古]各部族起源于遁入额尔古涅—昆的两个人;由于生息繁衍,其氏族人数渐众。

① 按,此句多有错误。《旧唐书·室韦传》所载“蒙兀室韦”(注,不是“蒙古室韦”)的居地位于望建河(即今中俄边界之额尔古纳河)东南今我国内蒙古自治区境内,而并非在“我国黑龙江省额尔古纳河东南岸一带”。至于《新唐书·室韦传》则作“室建河”而非“望建河”,称其“河南有蒙瓦部”。“蒙瓦”也便是蒙古即“蒙兀室韦”。

② [波斯]拉施特主编,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1卷,第1分册,第13页。

③ 韩儒林主编、陈得芝等著:《元朝史》上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9页。

④ 田虎:《元史译文证补校注》,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4页。

⑤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著:《蒙古族通史》,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第9页。

⑥ [波斯]拉施特主编,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1卷,第1分册,第29页。

⑦ 阿布尔·哈齐·把阿秃儿汗著、罗贤佑译:《突厥世系》,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8页。

⑧ [波斯]拉施特主编,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1卷,第1分册,第114页。

蒙古一词成了他们氏族的名称,这个名称[现在]也移用于和蒙古人类似的其他民族,因为从蒙古人时代起——蒙古人也是突厥民族之一——这个词开始泛用[于其他民族]。由于神对他们的佑助,在四百年左右他们[繁衍出]许多分支,人数超过了其他[民族];由于他们的强大,这些地区的其他[部落]也渐以他们的名称著称,以致大部分突厥人[现在]都被称为蒙古人。正如在此之前,塔塔儿人成为胜利者时,一切[其他各族]都曾被称为塔塔儿人。甚至[现在]塔塔儿人在阿拉伯、忸都斯坦[h(i)nd]和乞台也还享有盛名。原来的蒙古人逐渐分成了两部分[或两支]。^①

同书另一处也有相关记载,但有所不同:

他们的全部禹儿惕,在现今称为蒙古斯坦的地区,从畏兀儿国边境起一直延伸到乞台和女真边界……大约距今两千年前,古代被称为蒙古的那个部落,与另一些突厥部落发生了内讧,终于引起战争。据值得信赖的贵人们[所转告]的一则故事说,另一些部落战胜了蒙古人,对他们进行了大屠杀,使他们只剩下两男两女。这两家人害怕敌人,逃到了一处人迹罕至的地方,那里四周唯有群山和森林,除了通过一条羊肠小道,历尽艰难险阻可达其间外,任何一面别无途径。在这些山中间,有丰盛的草和[气候]良好的草原。这个地方名叫额儿古涅-昆。“昆”字意为“山坡”,而“额儿古涅”意为“险峻”;这个地方意即“峻岭”。那两人的名字为:捏古思和乞颜(kiān)。他们和他们的后裔长时期居留在这个地方生息繁衍……当这个民族在这些山里和森林里生息蕃衍,[他们所占的]地域显得日益狭窄不够时,他们就互相商量,有什么好办法和不难[做到]的办法,可使他们走出这个严寒的峡谷和狭窄的山道。于是,他们找到了一处从前经常在那里熔铁的铁矿产地。他们全体聚集在一起,在森林中整堆整堆地准备了许多木柴和煤,宰杀了七十头牛马,从它们身上剥下整张的皮,[用那些皮]作成了风箱。[然后]在那山坡脚下堆起木柴和煤,安置就绪,使这七十个风箱一齐煽起[木柴和煤下面的火焰],直到[山]壁熔化。[结果,]从那里获得了无数的铁,[同时,]通道也被开辟出来了。他们全体一起迁徙,从那个山隘里走出到原野上。^②

利用以上史料前必须首先辨明两个问题:一是遁入“额尔古涅-昆”的两个人究竟是属于操用蒙古语的部落,还是属于操用突厥语的部落?二是“额尔古涅-昆”究竟是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北部“额尔古纳河以南的山林地带”还是在西域?因为这两个问题直接关系到“额尔古涅-昆”究竟是蒙古人的发源地还是突厥乌古斯人的发源地这一重要问题。

《史集》第1卷序中曾指出:“尽管突厥和蒙古各部落和各分支彼此相似,最初的称号也都相同,但蒙古人是突厥人的一种,他们之间有很大的差别……[蒙古人和突厥人之间的]这个差别,也就是有关他们的传说和历史未曾确切地传入我国[即伊朗]的原因。”^③正为此,拉施特称,《史集》是他“在仔细校读过[王室]金库中所藏零散[史籍]的内容以后,又将从随侍于

① [波斯]拉施特主编,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1卷,第1分册,第127—128页。

② [波斯]拉施特主编,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1卷,第1分册,第251—252页。

③ [波斯]拉施特主编,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1卷,第1分册,第114页。

陛下左右的国内贤人以及各阶层学者、史家处大量听到的一切情况,经过审核,作为补充”^①而撰写的。可见,尽管当时作为被统治族群的波斯人常将蒙古人和突厥人混为一谈,但拉施特却非常清楚“他们之间有很大的差别”。

那么,遁入“额尔古涅—昆”的两个人(或两男两女)究竟属于突厥语部落,还是属于蒙古语部落呢?据以下三点,可以断定这二人(或两男两女)必定属于操用突厥语的部落。

(一)综观《史集》编写体例,作者在“《史集》目录”中明确称该书第1卷第1部的内容是“记述突厥(t(u)rk)诸民族出现[于历史舞台]的传说,记述他们是如何分衍为各部落的,以及各民族祖先在其共同道路上的生活详情”。^②同时称第1卷第1分册的内容是“概述突厥各民族兴起的传说及其分为各部落的情形,以及各民族祖先生平的详情”。^③第1编的内容是关于乌古斯部族24部落的历史和民间故事的;而有关遁入“额尔古涅—昆”的两个人的内容正属于这一部分。

(二)《史集》第1卷第1分册记述的是“突厥各民族所住某些地域的疆界,以及有关其中为世人所知的突厥民族各分支称号的详情”。^④前引第一段有关遁入“额尔古涅—昆”两个人的文字正是接续在乌古斯部族右翼和左翼诸部之后,乌古斯部族无疑属于突厥语部族。与之相应,该段“原来的蒙古人逐渐分成了两部分[或两支]”一句正指的是乌古斯部族右翼和左翼诸部。这“两部分”也便是突厥语碑铭文献中的 on oq(十箭)、on ujkur(十姓回纥)和 toquz oğuz(九姓乌护,九姓回纥,九姓回鹘),亦即汉文史籍中的“西突厥”、“十姓部落”和“东突厥”、“北突厥”、“铁勒九姓”、“突厥九姓”、“九姓乌护”、“九姓回纥”、“九姓回鹘”等两大集团。^⑤有关内容在成书于17世纪的《突厥世系》和成书于20世纪初的《伊米德史》中也有几乎同样的表述。

众所周知,古代回鹘文史诗《乌古斯可汗的传说》(oğuz-name)是记述乌古斯部族勃兴史及回鹘汗国早期历史的民间文学作品,创作者便出自乌古斯部族。其中就有关于这“两部分”的记载,称其右翼军为 buzuq(意为“折成数段”),出自乌古斯可汗长妻三子的各部落;左翼军为 uŋoq(≥yŋ oq,意为“三支箭”),出自乌古斯可汗次妻三子的各部落。buzuq一词曾见于突厥语碑铭《铁兹碑》北面第9行,全句为: buzuq baŋın qıza uŋuz kıl iki atlığın tykε bar(mıf)(将布祖克首领和卑贱小阏两人的名声全然丧尽)。此句铭文不仅证明了右翼军和左翼军确实存在,而且还可以证明《史集》所载的这“两部分”指的是操用突厥语的乌古斯部族——尽管成吉思汗的军队也分为右翼和左翼两部分,但显然是沿袭了突厥乌古斯人的部队建制。

(三)有关内容在《突厥世系》和《伊米德史》中也是置于乌古斯部族之后叙述的。《突厥世系》称:

① [波斯]拉施特主编,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1卷,第1分册,第117—118页。

② [波斯]拉施特主编,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1卷,第1分册,第96页。

③ [波斯]拉施特主编,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1卷,第1分册,第119页。

④ [波斯]拉施特主编,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1卷,第1分册,第121页。

⑤ 参见李树辉:《乌古斯和回鹘研究》,民族出版社2010年版,第130页。

伊勒汗众多的儿子们绝大多数都死于这场战争,幸存的只有当年新婚的他的幼子乞颜。乞颜与伊勒汗弟弟的一个儿子诺古思(与乞颜同龄,也是新婚)被分配给了敌方同一连队的两个人。战后十天,他们寻机携带妻子在夜间逃了出来。一行人匆匆而逃,又回到战前曾经驻营之处,在这里找到许多躲过劫掠又回到原地的四类牲畜(骆驼、马、牛及羊)。他们商议说:“如果我们去投奔某个部落,恐怕在那里被敌人四面围困住;如果我们留在这里,则有可能与敌人遭遇。这样看来,最好是到山中寻找一处避难的地方,一处道路不通、四面封闭的处所。”于是,他们赶着牲畜向山里走去。他们到了一座高山的山口,然后沿着一条野羊(Argali)开辟的小道向上攀登。抵达山顶后,由另一侧山坡下来。到处搜寻一番后,他们确信:要想到达这个地方,除了他们所走过的小路外,再无其它途径可通。而且这条小路是如此艰险,一只山羊或一头骆驼只能费尽气力才能通过,因为稍一失足,就会掉入旁边的万丈深渊。在大山内部,有一处广阔的地方。其中河流纵横,泉水流淌,牧场、果树随处可见,形形色色的猎物十分丰富。当他们发现这个好地方时,从心里感谢真主的恩赐。冬天,他们食用他们的牲畜之肉,牲畜的毛皮则供他们穿用。夏天,他们的牲畜之奶足够其需要。他们为这处地方起名为额尔古涅—昆(Erkèné-Qoun)。“额尔古涅”的意思是“大山的腰部”;“昆”的意思是“锋利的”、“陡峭的”。这是大山(Qïr)最高的地方……在额尔古涅—昆居住了400多年后,这些蒙古人已拥有如此多的牲畜,以至再也没有空地来放牧它们了……就开始寻找一条通往山外的出路,但一切搜寻都毫无结果。最后有一个铁匠说:“我注意到在某处地方有铁矿显露出来,那里仅有一层矿层,如果我们将这层铁矿熔化的话,就有可能在此处开出一条路来。”人们就往那个地方进行察看,觉得铁匠说的有理。所有人都被发动起来,将木材与煤炭一层层地堆在山坡上一道宽阔裂缝中。他们也将木材与煤炭堆放在山顶与山坡上,然后用兽皮做了七十个大风箱,放在七十处地方。做完这一切之后,他们就点着了木材,并一齐鼓风。由于全能真主的威力,这场烈火熔化了山中的铁矿层,山体裂开,露出一条相当宽阔的通道,足以让一头负重的骆驼通过。在准确地记录下他们脱身而出的月、日、时之后,蒙古人从这座山中走了出来。^①

《伊米德史》称:

到其第九代继位时来自西方的塔塔尔斯坦军队击溃了买古里斯坦的军队,从此大规模的屠杀使买古里的后裔几乎绝于人间。伊利汗的儿子克纳汗不忍这样地生活下去,他和自己的表哥塔库兹携带着自己的家属悄悄地离开了塔塔尔统治的城市,避开了沿途的检查,终于来到了一所秘密的山洞,山洞只有一个入口,他们进去后,很快地堵住了这唯一的进口,使其与外界隔绝了。光阴飞快地奔驰着,时间过了几千年,然而他们一代代地仍然在里边生活着。他们的人口增加了,牲畜一天天地兴旺了起来。克纳汗自己的后代自

① 阿布尔·哈齐·把阿秃儿汗著,罗贤佑译:《突厥世系》,第29—31页。

称为“吾库西”。他们可能分有很多部落或家族,这么一天终于来到了,山涧里开始容纳不下这样多人了。然而在他们的意识里,除过他们生活着的这片地面,天地间再也没有动物和土地存在了。所以他们自称自己的天地云“艾尔格乃困”(erginaqun,即“额尔古涅—昆”——引者注)。可是那一天山涧进口的地方忽然被人挖开了,从此人们看到了天外还有着天。^①

《史集》称,有关两个人遁入“额尔古涅—昆”的事件发生在“大约距今两千年前”,表明非常久远。该事件也便是《史记·大宛列传》及《汉书·张骞传》所载汉文帝四年(前176年)乌孙昆莫猎骄靡婴幼儿时为狼所哺养的神奇经历,亦即《周书》、《北史》、《隋书》、《通典》、《太平寰宇记》等史籍所载有关突厥先祖之传说。^②《史集》称,生活在“额尔古涅—昆”的人通过融化山壁而“获得了无数的铁,[同时,]通道也被开辟出来了。他们全体一起迁徙,从那个山隘里走出到原野上”。《突厥世系》及《伊米德史》也有相关记载。《周书》中有突厥“为茹茹铁工”的记载,《周书·突厥传》及《北史·突厥传》中有蠕蠕主阿那瓌使人辱骂突厥土门“尔是我锻奴”之语,《突厥语大词典》中也有关于突厥人敬重铁的表述。^③与此相关,新疆的巴里坤、木垒、奇台、吉木萨尔以及库车县阿艾山等地曾发现许多乌古斯人的古村落遗址、古冶炼场地和古墓群遗址。其中,仅吉木萨尔县境内发现的古冶炼场地就分布在渭户沟、马营沟、新地沟、长山渠等许多地方。^④史籍及考古发现皆可予以印证。

通过以上对《史集》的编写体例、《突厥世系》和《伊米德史》相关表述及汉文史籍有关记载的研讨可以断定,遁入“额尔古涅—昆”的两个人必定属于操用突厥语的部落。辨清了这一问题后,与之密切相关的“额尔古涅—昆”的地理方位问题也就不难解决了。兹辨析如下:

(一) 二者的发音不同。《史集》标注其读音为 Erkèné - Qoun,《伊米德史》标注为 erginaqun,而额尔古纳河的读音却是 Ergüne。^⑤姑且不论其发音有别,最大的不同是后者还缺少 - Qoun / - qun 这一音节。

(二) 二者的语义及所指客体不同。《史集》释为,“‘昆’字意为‘山坡’,而‘额儿古涅’意为‘险峻’;这个地方意即‘峻岭’”。《突厥世系》释为,“‘额尔古涅’的意思是‘大山的腰部’;‘昆’的意思是‘锋利的’、‘陡峭的’。这是大山(Qîr)最高的地方”。《伊米德史》释为“山涧”,即山坳或山间盆地的名称。这些解释均与河流无关。而《元朝秘史》所载之“额尔古涅河”却为河流名称。通常认为,额尔古纳出自蒙古语,意为“以手递物,捧呈,递献”。鲍思陶先生注称:“《水道提纲》曰:克鲁伦河渚为枯伦湖,自出枯伦湖东北流,经黑龙江索伦界,两岸无山,土

① 毛拉·穆沙·莎依然米著,新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译:《伊米德史》上册,乌鲁木齐1960年油印本,第19页。

② 参见李树辉:《突厥狼图腾文化研究》,《西北民族研究》1992年第1期。

③ (喀喇汗王朝) Mehmut Qeşqeri:《Tyrki tillar diwani》卷1,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68—469页。

④ 参见李树辉:《突厥原居地“金山”考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3期。

⑤ [波斯]拉施特主编,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1卷,第1分册,第127页注释⑩。

人名为额尔古纳河,实克鲁伦河也。又东北流,两岸有山,而黑龙江自西来会。《龙沙纪略》曰:自界碑横而东也,河之由南而北入黑龙江者四。额尔古纳为俄罗斯界河,故其名独著,小河汇此而入黑龙江者十有一。而伊密河、特纳客河、魁河、莫勒根河、札敦河,五河又汇于开拉里河,以入额尔古纳,达于黑龙江。《朔方备乘》曰:额尔古纳河为中国与俄罗斯分界之水,其上游曰克鲁伦河,源出车臣汗中右后旗大肯特山,东南流经拖诺山南,圣祖赐名饮马河。转东北流,潯呼为呼伦湖,复从湖北溢为额尔古纳河。东北流,又北,与黑龙江会。”^①额尔古纳河之“两岸无山”,流域内亦无陡峭、险峻、难以逾越的大山以及为此类大山所环抱的山间盆地,^②其地貌与“额尔古涅一昆”明显有别。

(三)二者所处的地理方位不同。额尔古纳河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北部,而“额尔古涅一昆”却在西域,所述内容也全属突厥而与真正的蒙古人无关。《史集》明言:“他们的全部禹儿惕,在现今称为蒙古斯坦的地区,从畏兀儿国边境起一直延伸到乞台和女真边界。”“蒙古斯坦”或译作“蒙兀儿斯坦”、“莫兀尔斯坦”、“买古里斯坦”,关于其四至疆域,志费尼称:“东与契丹(Khitai)地接壤,西与畏吾儿国相连,北与吉利吉思(Qirgiz)和薛灵哥(Selengei)河为界,南与唐兀(Tangut)和土番(Tibetans)为首邻。”^③米尔咱·马黑麻·海答尔称:“它东界喀耳木国家,也就是连接巴里坤、叶密立和也儿的石;北面与库克恰—腾吉思、布木里希和哈刺塔尔为邻;西面与突厥斯坦和达失干接壤;在南面则和费尔干、哈实哈儿、阿克苏、察力失、土鲁番等地相连。”^④毛拉·木萨·赛拉米也称:“买古里斯坦东起巴里坤、哈密。西临塔什干所属之卡克玛克和安集延所属之沙木胡尔、束(?)里康、巴达克山。北起卡特海。南抵西吐鲁番、塔塔尔和维吾尔地区。这里的地方被称之为买古里斯坦地区。乌鲁木齐、卡吾切克(塔城)包括在买古里斯坦内。”^⑤据上述文献所记可知,其疆域相当于今新疆及中亚的部分地区。《史集》等文献明确称其活动区域在西域地区,也就是说,“额尔古涅一昆”位于西域是毋庸置疑的。

(四)各类文献有关突厥和蒙古发祥地的记载不同。《周书》等史籍明载突厥的发祥地位于西域,而蒙古人的发祥地位于蒙古高原也是不争之史实。关于蒙古人的源头,《元朝秘史》开篇便有交代:“当初元朝的人祖,是天生一个苍色的狼,与一个惨白色的鹿相配了。同渡过腾吉思名字的水,来到于斡难名字的河源头不儿罕名字的山前住着,产了一个人,名字唤作巴塔赤罕。”^⑥“苍色的狼”或音译作“孛儿帖—赤那”(būrteh—čīnel),《史集》又称其人是遁入“额尔古涅一昆”的两人后代中一个“受尊敬的异密”的名字。^⑦洪钧指出:“《秘史》谓狼鹿生

① 佚名撰、鲍思陶点校:《元朝秘史》,齐鲁书社2005年版,第77页。

②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达力扎布教授曾在呼伦贝尔大草原生活多年。2010年5月,笔者曾就额尔古纳河流域的地形、地貌问题向达力扎布教授求教,也得到了肯定的答复。

③ [伊朗]志费尼著、何高济译、翁独健校:《世界征服者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3页。

④ (叶尔羌汗国)米尔咱·马黑麻·海答尔著、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译、王治来校注:《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第2编,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12页。

⑤ 毛拉·穆沙·莎依然米著、新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译:《伊米德史》(下册),第169页。

⑥ 佚名撰、鲍思陶点校:《元朝秘史》,第1页。

⑦ [波斯]拉施特主编、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1卷,第2分册,第6页。

人为蒙古鼻祖亦显拾突厥唾余,捶铁典礼《元史》无征。”^①雷纳·格鲁塞、^②韩儒林、^③松田寿男^④等学者也都认为这个口传故事是由突厥人传至蒙古人的。即便是从《元朝秘史》中提及的“腾吉思水”(今贝加尔湖)、“斡难河”(今俄罗斯境内的鄂嫩河)、“不儿罕山”(今肯特山脉)等地名来看,也均在蒙古高原;而成吉思汗最初也是在该地区活动。有关两个人遁入“额尔古涅—昆”的事件,甚至连《元朝秘史》及元代的汉文史籍也没有记载,间接表明该事件与蒙古人无关。可见,这一事件只能是突厥乌古斯人有关其先祖的民间历史记忆。

可与之相印证的是,至今仍在维吾尔族民间流传着一部名为《额尔古涅—昆》的叙事诗(dastan,又音译作“达斯坦”)。维吾尔文学界普遍认为该叙事诗属于最古老的文学作品,如《维吾尔文学史》便将其作为“先祖传说”置于“最古之文学”一章中介绍。^⑤兹据谢尔甫丁·吾买尔著《论维吾尔古典文学》一书之录文转写并汉译如下:^⑥

ergine qun	额尔古涅—昆
jıllar ɵtti, bir an kɵldi,	许多年过去了,到了某一时刻,
tyrk tɵxtige elixan kɵldi.	突厥之王位出现了国王。
oƣdın – soldın dyfmen kɵldi,	左右方都来了敌人,
qurulxandı tozaƣımyz!	我们布下了天罗地网!
berilmidi bir pes ara,	战斗惨烈,无丝毫间歇,
qanlar aqtı bolup derja.	部民们血流成河。
ɵldi pytyn bala – ƣaqa,	所有的妻儿老小、汗王、官兵
xan, beg, esker uƣaƣımyz.	及普通百姓都死了。
jalxuz nokuz bilen qajan,	只有诺古孜和喀颜,
ikki kızı elıp qatƣan.	带着两个姑娘逃走了。
bir tik taqqa aldiler ƣan,	我们拼命来到一座陡峭的山前,
bular boldı qatƣımyz.	就这样成了逃亡者。

① 洪钧撰:《元史译文证补》卷1上,《太祖本纪译证》上,清光绪二十三年陆润庠刻本。

② [法]雷纳·格鲁塞著、龚铎译、翁独健校:《蒙古帝国史》,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330页。

③ 韩儒林:《突厥蒙古之祖先传说》,《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集刊》1940年第4卷。后收入所著《穹庐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25—350页。

④ [日]松田寿男著、陈俊谋译:《古代天山地理学研究》,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275—276页。

⑤ 阿不都秀库尔·吐尔地、刘宾、依明江·艾合麦提、司马义·铁木尔编:《维吾尔文学史》(维吾尔文版)第1卷,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第58—61页。

⑥ 原文据谢尔甫丁·吾买尔著《论维吾尔古典文学》(维吾尔文版)第217—219页转写(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汉文为本文作者所译。新疆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努尔·买买提先生在翻译过程中曾给予帮助,谨致谢忱。

taǵdın – taqqa joǵurunǵe,
jyrdilery beǵ, on keǵe.
taǵ seher waqıt kelǵıǵe,
bir iz boldı makanımız.

偷偷地翻过一座座山，
走了五天十夜。
拂晓时分，
来到了我们可落脚之处。

qarısaqki, jeñil bir baǵ,
her terepte bek igiz taǵ!
“keñ we lekin zıǵ bir tozaǵ”,
dıduq “jaǵıǵı tozaǵımız.”

放眼望去，是一片绿色林园，
四周都是极高的大山。
众人说：“宽阔而密闭的山坳，
是我们很好的屏障。”

bu jerde töt jyz jıl qalduq,
buǵa ajnıp biz kopejduq.
ıǵıqalmıǵaǵı biz iǵlıduq,
awat boldı qonaǵımız.

我们在这里居住了四百年，
鹿群繁殖增大，我们的人增多。
出不了大山，我们便在此劳作，
我们使居地渐渐繁荣。

alma, ǵrykni kóp jıduq,
tomyr sendel biz jasıduq.
“meǵpi bir jol tapsaq” diduq,
“taǵ tiletti pıǵaǵımız.”

我们吃了许多苹果和杏子，
我们制做了铁砧子。
众人商议：“我们应秘密寻找一条路，
我们要打制刀子劈开大山。”

joqtı bǵre bu makanda,
bir kyn boldı bǵre pejda.
buǵıǵa etildi funda,
kǵrdı ıǵuban jardaǵımız.

狼原本已从这个地方消失，
有一天又出现了狼。
我们的伙伴牧羊人在那里看见，
狼在那里扑向鹿。

tǵyk kǵryp bǵre ketti.
bir tomyrǵı teqıp etti.
“oǵaq jeqıp taǵ eritti,
eǵıldı jol qorǵawımız.”

狼见一洞穴钻入逃走。
一位铁匠见此出主意说：
“我们燃起灶火熔化岩石，
打开包围我们的大山。”

zor ǵoǵallıq, katta ǵzre,
bajram ǵıldıq kent we ǵjde.
newre, oǵul, dada, ǵǵedde,
uluǵımız, kiǵıǵımız!

因此缘由，我们皆喜出望外，
儿孙、父老前辈、
亲属、老老少少，
都在村落和家里庆贺这一节日。

tømyrtfige børe didi;	狼对铁匠说:
“χan tonuldī, tač̣ kejindi.	“汗王出名了,你应戴上王冠,
øzi ŋyŋyp jol baŋlīdī,	亲自下去带路,
oŋ qolīda bajraŋīmiz.	用右手擎起我们的旗帜。
bortəč̣ine børe atī,	波尔泰吉奈是狼的名字;
ergine qun jurtnīŋ atī.	额尔古涅—昆是故乡的名字。
tøt jyz jīl turduŋ zadī,	我们已在此生活了四百年,
ŋīq! ej jyz miŋ qoralīmiz!”	嗨,亮出我们的十万兵器!”

由上可看出,叙事诗《额尔古涅—昆》的内容与《史集》、《突厥世系》和《伊米德史》所述几乎相同。《额尔古涅—昆》中的“诺古孜”(nokuz),也便是《史集》中的“涅古思”、《突厥世系》中的“诺古思”和《伊米德史》中的“塔库兹”或“吾库西”。早期阿拉伯字母文字中多不标元音,词首的 no/o、u/o、to/o/ta 极易混淆, s 与 ŋ 大多也不加区分。据此推测,诸词当是在辗转抄写过程中对 okuz(乌古斯)一词的误写和讹译。《史集》援引此段史料时未能辨明其误,《突厥世系》亦误作“诺古思”(nokuz)。至于《伊米德史》虽将词首的 no 改正为 o,却又将词尾之 s^① 误写为 ŋ 且未能将 k 还原为 q,拼写成了 ukuf。作此理解,既与《史集》有关“他们和他们的后裔长时期居留在这个地方生息繁衍”相吻合,也可使诸多历史问题迎刃而解。

吐鲁番盆地是乌古斯部族的发祥地,该部族亦是前突厥汗国和回鹘汗国的核心部落,从西汉以降一直有乌古斯人在该地区居住。^②《周书·突厥传》等汉文史籍称其先祖因部落遭灭顶之灾而避居在“有平壤茂草,周回数百里,四面俱山”的山坳中,《史集》称其避居之山坳“四周唯有群山和森林”,《突厥世系》、《伊米德史》及《额尔古涅—昆》的记载与《史集》基本相同;汉文史籍中有突厥人“相与出穴”,“为茹茹铁工”的记载,《突厥世系》、《伊米德史》及《额尔古涅—昆》中也有关于其部民熔铁及走出深山的描写;汉文史籍在记述突厥先祖事迹的同时交代了其狼图腾文化的起源,《额尔古涅—昆》亦称众人能走出深山与狼密切相关,而狼正是乌古斯人的图腾;汉文史籍称其先祖避居的山坳位于“高昌国之北山”,“经数世,相与出穴”后“居金山之阳”即吐鲁番盆地,而吐鲁番盆地正是乌古斯人的发源地。

与此相应,撰写于8—9世纪之间的敦煌吐蕃文献 P. 1283《北方若干国君之王统叙记》中也记录有一段传说,称獒犬“当初自天下降,一赤色,一黑色。下降于山岭时,遇一母狼,与之合,乃共营生,所生子息均未成活。于是此两犬,乃自附近突厥人家盗来一年轻女子,与之合,所生男儿均与犬类,所生女子,皆为人形。于是,只有女子”。赤色獒犬部落名之为“格斯尔古舒”(Ge-zir-gu-shu)。黑色獒犬部落名之为“哈喇古舒”(Ga-ra-gu-shu),此等犬类与

① 受波斯语影响, s/z 二音常混用,如突厥语动词祈使式第三人称附加成分 -sun 在回鹘文写本中便常写作 -zun。

② 参见李树辉:《突厥原居地“金山”考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3期。

妇人均以突厥语交谈。部落之牲畜财产、食物统一由妇人掌管、使用”。^①关于传说的发生地,文中曾言及“十部落”及“火焰砂碛大山”,显然指东部天山地区。无独有偶,成书于13世纪中叶的《海屯行纪》也载有这一传说。其文称:“在契丹(Taryik)那边有个国家,其中女的是人形,天赋理智,但男人却是狗形,缺乏理智,大而有毛。狗不许人进入他们的国土。他们狩猎,他们和妇女就靠此为生。狗和妇女交配,生男为狗形,生女为女形。”^②这两个传说均当是前述传说之变体,各类文献所载应都源于乌古斯人有关其先祖的民间历史记忆。至今吐鲁番地区的维吾尔人仍认为“额尔古涅一昆”就位于北部的天山深处。

可见,有关传说应属于操用突厥语的乌古斯部族,而与蒙古人无关。据此可以断定,《史集》、《突厥世系》和《伊米德史》所载之“额尔古涅一昆”不可能位于东北额尔古纳河东南今内蒙古自治区境内。作为蒙古人(蒙兀室韦,蒙瓦)发源地的额尔古纳河与作为乌古斯部族发源地的“额尔古涅一昆”仅是发音上的相似,二者无任何关系。

三

综上所述,《史集》、《突厥世系》、《伊米德史》和维吾尔族叙事诗所载之“额尔古涅一昆”位于吐鲁番盆地北部的天山深处;诸书所载遁入“额尔古涅一昆”两个人的传说属于操用突厥语的乌古斯部族,与《史记·大宛列传》及《汉书·张骞传》所载汉文帝四年(前176年)乌孙昆莫猎骄靡婴幼儿时为狼所哺养的神奇经历以及《周书》、《北史》、《隋书》、《通典》、《太平寰宇记》等汉文史籍所载突厥先祖之传说有着同源关系,而与操用蒙古语的蒙古人无关。至于蒙古人即汉文史籍所载之“蒙兀室韦”、“蒙瓦”的发源地,并非在“我国黑龙江省额尔古纳河东南岸一带”,而如《旧唐书·室韦传》所载位于望建河(《新唐书·室韦传》作“室建河”,今中俄边界之额尔古纳河)东南今内蒙古自治区境内。鉴于学术界多将《史集》所载位于吐鲁番盆地北部天山深处的山坳——“额尔古涅一昆”误解为位于我国东北的额尔古纳河,将本属于乌古斯部族的发源地视为蒙古人的发源地,因而辨明该地的地理方位及相关问题也就直接关系到突厥史和蒙古史中的许多重大问题,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本文责任编辑 翟国强)

① 参见王尧、陈践译注:《敦煌吐蕃文献选》,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年版,第165页。

② 何高济译:《海屯行纪·鄂多立克东游录·沙哈鲁遣使中国记》,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3页。

Studies on Modern Trades in Provincial Boundary of Yunnan

..... **Lin Wenxun Ma Qi**(102)

This paper argues that during the winding developing process , the scope of modern trades in provincial boundary of Yunnan had expanded , commodity structure was improved , the trade volume increased , provincial trade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interacted well , which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regional market in Yunnan and the whole southwest area , made Yunnan the bridgehead in China's modern foreign trade.

Key words: modern times Yunnan provincial trade economic change bridgehead

Argument About the Geographical Location and the Related Problems of Er Gunie —

Kun(额尔古涅—昆) **Li Shuhui**(114)

Er Gunie — Kun which refers to the mountains and the intermountain basin which is located in the north Tianshan area of Turpan basin in many documents. The legend of two men who flee into Er Gunie — Kun is about Ukuz tribe(乌古斯部族) who speak Turki , has a Homologous relationship with wusunkunmoliejiaomi(乌孙昆莫猎骄靡) ' s magical experience of being fed by the wolf in 4th year of the reign of Han Emperor Wen (176 B. C.) , which is recorded in some documents , with no relevance to Mongols who speak Mongolian.

Key words: Mongolia Turks Tianshan Erguna river birth land

A New Probe into the Movement of Lingzhou(灵州) Ai Chong(125)

Lingzhou was ever a major city in the northern frontier of China , and moved four times , five cities once appeared. In the 2nd year of the Xiaochang rule during North Wei Dynasty , Boguly town (薄骨律镇) was abandoned and Lingzhou was built , governed Hucheng (胡城) originally. In the 6th year of the Datong rule during West Wei Dynasty , the 17th year of the Hongwu rule during Ming Dynasty , the Yongle rule , the 3rd year of the Xuande rule , Lingzhou was ever moved for other three times.

Key words: Lingzhou Hezhu Hucheng(河渚胡城) the Cheng of Boguly town the Yellow River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and the Social Environment of Northwest Area in Qing Dynasty——Case Offered by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the Causes of Changes of Jinshi(进士) in Qingyang (庆阳) ,Gansu Ma Xiao(134)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decline of the total amount of the imperial talents , the changes of the time and space distribution and social causes in Qingyang in Qing Dynasty. Through comparison with Ming Dynasty , it argues that the transfer of province center caused by the division of Shaanxi and Gansu , the backward academy education and other accidents had a great influence on local economy , society , culture and education development , which eventually led to the decay of Qingyang's imperial examination.

Key words: Qing Dynasty Qingyang imperial talents time and space distribution